

美學評論

第六輯

《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
学手稿》译余琐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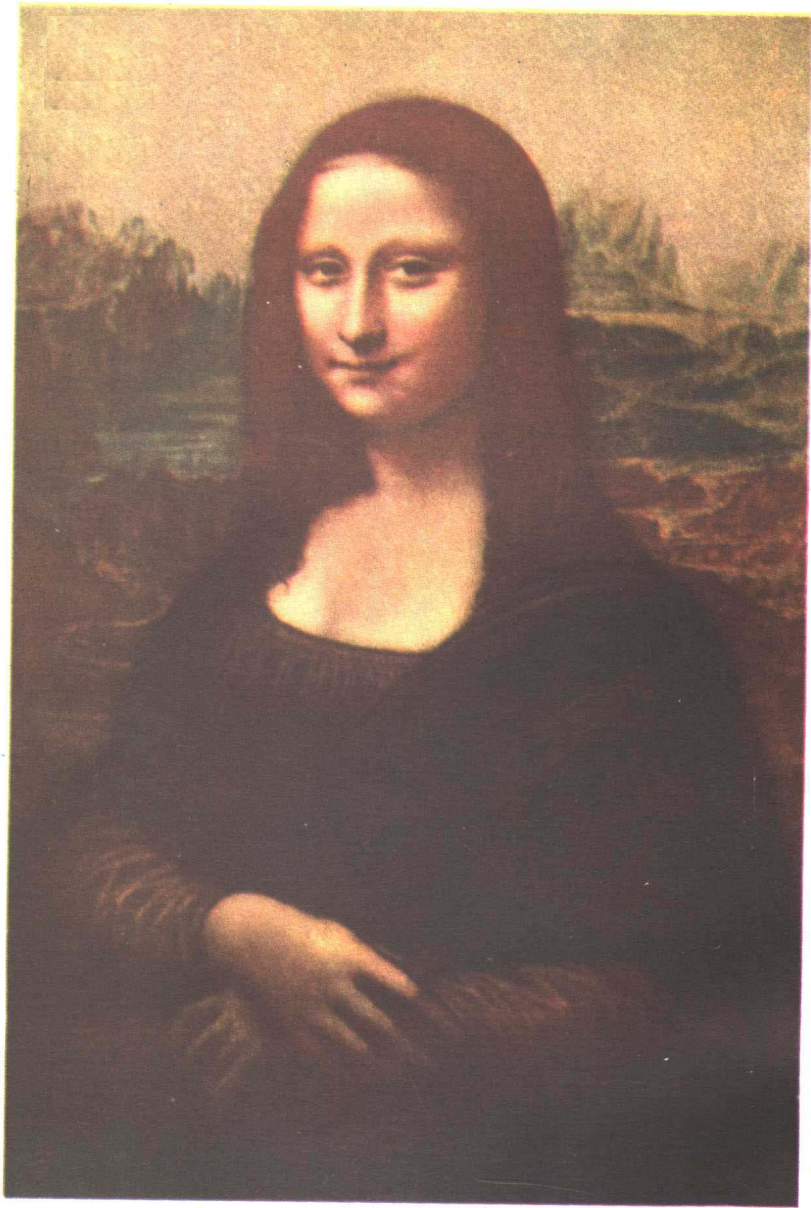
(刘玉坤)

马克思论美是客观的 (汤龙发)

略论生活美与艺术美 (卢鸿基)

人品与画品 (郭 因)

明代话本小说的时代属性 (石昌渝)



《莫娜丽莎》 [意大利] 达·芬奇 作

芙蓉绵鸡图



赵佶（一〇八二——一一三五）作

宣和殿御製并書

美学评林

第六辑

蔡仪 主编
宋协周 副主编

山东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六辑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译余琐谈(刘丕坤)·····	3
马克思论美是客观的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学习札记之二(汤龙发)·····	14
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的美学思想	
——第二部分, 1857—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郑涌)·····	24
马克思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问题(彭立勋)·····	32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中的两个美学问题(王德和)·····	41
略论生活美与艺术美(卢鸿基)·····	51
人品与画品(郭因)·····	55
“抽象美”理论探源(杨成寅)·····	66
端庄杂流丽 刚劲含婀娜——谈壮美与优美的统一(陈望衡)·····	73
美感的特征与巴甫洛夫的“动力定型学说”(杨宗兰)·····	79
违背美的历程的《美的历程》(陈弃病)·····	88
明代话本小说的时代属性(石昌渝)·····	97
人间复兴人性美——文艺复兴时期的美育观(下)(涂途)·····	107
二十世纪初欧洲的表现主义艺术(田珊)·····	118
外国古典美学名著简介(六) 但丁:《论俗语》(武生)·····	121
编后记·····	125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译余琐谈

· 刘 丕 坤 ·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马克思的一部闪耀着天才火花的卓越著作，是马克思思想发展上的一个重要关节点。在本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出于当时多方面的社会需要，人们曾经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特别是《手稿》中的“现实的人道主义”找到一种新的武器。到了六十年代，人们又曾为了给社会主义的人做出有科学根据的说明而求助于《手稿》。对《手稿》中的异化概念如何解释？异化是积极的、肯定的，还是消极的、否定的？异化概念的应用范围有多大？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异化，能不能克服异化，如何克服？以及异化概念在马克思主义范畴体系中的地

位，它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是否还保留着，等等。这些问题从三十年代起一直争论到现在，成为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进行斗争的中心，在国际上称之为“关于异化的辩论”，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方面都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这说明，《手稿》的重要性已经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际问题了。

《手稿》的难懂是举世公认的。恩格斯曾在回答一个叫沃顿的俄国人提出的出版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建议时说过这样一段话：“为了进一步探索这个‘老故事’，一个人需要对黑格尔本人感兴趣，但是这里没有一个人是这样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就连‘考茨基和伯恩斯坦都不是这样’。”恩格

斯所说的“老故事”当然包括《手稿》在内。不熟悉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不了解马克思当时同德国思想界的斗争背景，要彻底弄懂《手稿》是不大容易的。其次，《手稿》既然是为一部独立著作所做的准备工作，具有草稿和提要的性质，因而在叙述上难免有些不连贯的地方，再加上受到老鼠牙齿的“批判”，缺字掉句的地方很多，就更增加了理解的困难。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还有一层困难，那就是我们同西方文化传统的距离。拿异化这个概念来说，它对于具有西方文化传统的民族来说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异化这个词在英文和法文都是 alienation，源于拉丁文的 alienus，跟德文“异化”（Entfremdung）一词的词根 fremd 和俄文“异化”（Отчуждение）一词的词根 Чуждый 一样，都具有“别人的”、“陌生的”、“外国的”、“异己的”等等的意义。它的动名词形式，即 alienation、Entfremdung、от-

чуждение，则从上述词根的意思引申为“转让”、“割让”、“出售”、“脱离”、“舍弃”、“背叛”、“疏远”、“离间”、“被窃取”等等。这个词在霍布斯、卢梭、爱尔维修的哲学和社会学著作中，在英国古典经济学著作中，都曾使用，但主要用于法律的意义，即“转让”、“出售”等等。据苏联的纳尔斯基考证，在德国，最初使用 Entfremdung（异化）这个词的不是黑格尔，而是费希特。他用这个词来表现由“自我”所创造，但却与“自我”相对立的“非我”的产生。由于异化这个词在英、法、德、俄各国都有一个具有双关词义的对应词，所以彼此可以一看就懂。在我们这里就完全不同了。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既没有由“转让”引申而来的异化这个概念，也没有这样一个具有双关词义的现成的词。异化一词硬是生造出来的。在何思敬的译本中，这个词还曾译为“疏远化”。不管是异化还是疏远化，初看起

来都使人有一种莫测高深的感觉。这主要是因为，不管是异化还是疏远化，都跟这个词在西方所具有的那种传统的、本来的含义连不起来。例如，在我们读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时就很难想到，他所说的“主权不可转让”的“转让”一词，也就是“异化”这个词，因为在我们这里二者是根本没有联系的。尽管这样，我还是觉得我国现在通用的“异化”这个译法要比“疏远化”恰当一些。因为在英、法、德、俄这些国家的文字中，异化这个词的词根都有一种双关的词义：“相异的”，即“陌生的”、“别人的”和“异己的”，即“格格不入的”、“敌对的”。异化的“异”字要比疏远化的“疏远”更能表现这种双关的词义。

一般地说，在经典著作的翻译中，对于一些基本概念，应该尽可能坚持“一词一译”的原则。俄译本把 *Entfremdung*（异化）和 *Entäusserung*（外化）译为一个词 *отчужде-*

ние（异化）是错误的。因为尽管这两个词在《手稿》中往往并列、交叉使用，似乎是同义的，但有时又有明显的差别。例如在《手稿》第54页上关于异化劳动的四个本质内容的表述，即外化了的人、异化了的劳动、异化了的生活、异化了的人，就把二者做了原则区分。外化只是表示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转化，而异化则表示敌对性的关系。所谓“外化了的人”，指的是人在把自己的生命力对象化以后，这些力量就成了不再归他支配的外部存在这一事实。而“异化了的人”则指的是私有制下“人对人是狼”这种敌对的相互关系。把异化和外化译为一个词，就无法表达这种词义差别。至于 *Entäusserung* 这个词，它的词根 *äusser* 是“向外去”的意思，所以仍以统一译为“外化”为好，把它一会儿译为外化，一会儿译为疏远化是不妥当的。

再例如，“认识”、“理论”这两个词，作为基本的哲

学概念，在任何一国的文字中都已经定型。尽管一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体会把“理论”理解为“认识”，但是在经典著作的翻译中就不宜把 *Theorie* 译为“认识”，因为如果 *Theorie* 是认识，那么 *Erkenntnis* 应该是什么呢？二者的区别又在哪里呢？在《手稿》第80页上二者就是同时并用的：“我们知道，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的途径，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的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对立的解决决不仅仅是认识的任务，而是一个现实的、生活上的任务，而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一任务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所以哲学未能解决它。”跟任何事物一样，语言也是发展的。按照词根的希腊罗马时代的含义来修正在现代已有确定含义的词的词义，是不现实的。同样，主张把 *Theoretiker*（理论家）译为“认识器官”，从单纯翻译的角度来看也未免离题过远。从理论的角度看，“理论”似乎可以有这样一种定义：“摆

脱了实用目的的对客观事物本质的反映”。马克思在《手稿》第77页上说：在私有制下，“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的感觉为这一切感觉的简单的异化即拥有感所代替”。这就是说，人的感觉在私有制下遭到了歪曲，不能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从而不可能形成反映事物本质的正确理论。但是，在废除了私有财产以后，人的感觉摆脱了拥有感这种实用的目的，就能正确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依我理解，马克思在《手稿》中说的“感觉通过自己的实践直接变成了理论家”（《手稿》第78页），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而且，从《手稿》的全部上下文来看，马克思所说的感觉的实践不是单纯指视觉、听觉等等而言的，而主要是指社会生产劳动实践而言的。所以，这句话又归根到底说的是理论来源于实践的问题。马克思喜欢使用一些形象词来表达深刻的思想，如把工业说成是“人的心理学”等等。因此死抠字眼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至于说费

尔巴哈和马克思侧重谈感性认识，就不可能谈理性认识，也是缺少根据的。费尔巴哈在《未来哲学原理》中曾说过：“只有那通过感性直观而确定自身、修正自身的思维，才是真实的、反映客观的思维，即具有真理性的思维。”

当然，一个词在原文是“一词多义”的，在翻译中也不能强求“一词一译”。马克思在他亲自校订约瑟夫·鲁瓦译的《资本论》第一卷法译稿时，就曾把Produktionsweise（生产方式）做了十一种不同的处理。这是因为马克思本人所理解的“生产方式”这个词包含着生产关系和生产方法这两层意思。根据第一种含义，马克思把德文版上的“生产方式”这个词分别译成“经济制度”、“社会生产制度”、“所有制”、“社会制度”等等。根据第二种含义分别译成“生产的技术过程”、“技术生产方法”等等。这个例子足以说明，在原文是“一词多义”的时候，在翻译时也不可强求一律。象

《手稿》用得很多的Privateigentum、Wesen、Leben这些词，就不能一律译为“私有制”、“本质”、“生活”，而有时还必须译为“私有财产”、“存在（物）”、“生命”。例如，生命活动和生活活动在原文是一样的，在中文却有区别。前者指生理上本能的活动，而后者则指的是人所特有的有意识的活动，人也有生命活动，但动物却不可能有生活活动。甚至象Industrie这个词在《手稿》中有时一律译为“工业”也不妥。例如《手稿》第88页上说的“这门关于惊人的勤劳（Industrie）的科学（指国民经济学——笔者），同时也是关于禁欲主义的科学”，如果译为“惊人的工业”就有点说不通了，因为“工业”和“禁欲主义”是不对称的，而且也不符合下文的说明，因为这里所说的“惊人的勤劳”是指“禁欲的然而进行生产的奴隶”而言的。象这样一些词究竟怎样译，要随时根据上下文来判断，尽管要做得准确并

不容易。

Gegenstand (对象) 这个词有许多衍生词。有人认为一律译为对象不妥,主张把对象世界译为客观世界,把对象化了的劳动译为物化劳动,如此等等。诚然,把“对象性的存在物对象性地活动着”译为“客观的东西客观地活动着”,是比较现成通俗一些。但是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概念体系中,对象化、外化、异化是有区别、有层次的。拿对象化来说,它是一个超历史的概念,而只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下才产生的异化,则是对象化的一种形式。异化必定是对象化,对象化则不一定是异化。把对象这样一个重要的概念一会儿译成这个,一会儿译成那个,就跟其他衍生词失去相互照应的关系,从而增加理解的困难。《手稿》第116页上有一段话,说黑格尔“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贺麟同志把这里的“非对象化”(Entgegenstandlichung)译为“对立化”,《全集》第42卷则改译为“失去对

象”。依我理解,把对象化看作“对立化”或“失去对象”(“失去对象”似乎跟“对象的丧失”并没有什么不同),是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的观点,而不是黑格尔的观点。正是因为这个原故,马克思才说黑格尔只看到劳动的积极方面,而没有看到劳动的消极方面。Entgegenstandlichung 是黑格尔造的词。从造词规律和黑格尔的思路看,这个词只能是Ent- + gegenstandlichung,而不可能是 Entgegen + standlichung (它的动词形式是 stehen,意为站立),因为名词、形容词可以“化”(如丑化、美化、电气化),而动词则不能“化”(如“站立化”)。Ent 这个词冠有“除去”、“脱出”、“夺取”、“否定”等意思。按照黑格尔的否定的辩证法,这里显然是对“对象化”的否定,也就是说对象不再成其为对象,即成为“非对象”。俄译本的 рас + предметивание 和日译本的“对象性剥夺”,我觉得都表达了这个意思。那么

对象（即自然界）到哪里去了呢？为什么变成“非对象”了呢？回答是对象（自然界）被“人化”了。马克思在《手稿》第49页上对这一点做了深刻的阐明：“从理论方面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部分地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部分地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都是人的精神的无机自然界……从实践方面来说，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人在肉体上只有依靠这些自然物——不管是表现为食物、燃料、衣着还是居室等等——才能生活。实际上，人的万能正是表现在他把整个自然界——首先就它是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而言，其次就它是人的生活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而言——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我认为，所谓“人化了的自然界”，就只能从这段话的意思去理解。

《手稿》序言中有这样一句话：“实证的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批判是从费尔巴哈才

开始的。”这里的人本主义一词的原文是 Humanismus。人本主义在德文另有一个专用词 Anthropologismus。于是有的同志认为 Humanismus 应译“人道主义”，因为如果是人本主义，那马克思为什么不用 Anthropologismus 呢？甚至有的同志说，人本主义在古希腊是一种宗教性质的学说，因此不应译为 人本主义。其实，英文的 homocentric theory 或德文的 anthropozentrische Theorie，无论从字面还是从内容看，都应译为“人类中心说”。这个学说随着地球中心说的破产早已不存在了。它跟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是毫不相干的另一个东西。Humanismus 作为一种以人为起点和归结的思想体系可以有几种译法，主要看它用在什么地方。日本的《岩波哲学小辞典》上就有五种译法：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人本主义、人间主义和音译的 ヒューマニズム。但是在中国，人道主义有它约定俗成的伦理学含义（见《辞海》人道主义

条)。把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批判说成是“人道主义的批判”，既不符合这场两军对战的性质，也容易产生歧义。费尔巴哈说：“新哲学把人以及作为人的基础的自然界当作哲学的唯一的、普遍的对象，从而也把人（本）学和自然学当作普遍的科学。”（《选集》，上卷，第184页）可见，马克思这里所说的 Humanismus 和 Naturalismus，既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唯物主义的代名词，也是费尔巴哈自己所说的人（本）学和自然学的同义词。那么马克思为什么不说 Anthropologismus，而说 Humanismus 呢？实际上，这两个词只是语源不同，词义是相通的。前者导源于希腊文的 Anthropos（人），后者导源于拉丁文的 Humanus（人的）。如果按字面直译，都可译为“人主义”。日本人译的“人间主义”就是“人主义”的意思。那么马克思为什么又不干脆说“唯物主义的批判”呢？那是因为马克思当时还把唯物主义

理解为英法两国的机械唯物主义，并且对这种唯物主义感到不满。正是因为这个原故，马克思在《手稿》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本主义，既有别于唯心主义，也有别于唯物主义，同时是把它们二者结合起来的真理。”这表明，马克思当时实际上已经超越了费尔巴哈，想用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优秀成果即辩证法来丰富唯物主义，不过他本人还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以为他还在坚持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不过读者应该注意，这里已加上了“彻底的”三个字）。证明这一点的另一个例子是他从费尔巴哈借用的“类”这个概念。实际上他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已经跟费尔巴哈不同。1844年8月11日，他在给费尔巴哈的一封信中写道：“……您的《未来哲学》和《信仰的本质》二书尽管篇幅不大，却比当今德国全部著作的总和具有更大的价值。在这两个著作中，您——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意地——给社会主

义奠定了哲学的基础，而共产主义者也就立刻这样理解了您的著作。建立在人们之间的实际差别之上的、人与人的联合，从抽象的天上转移到现实的尘世的人类概念，这不是社会概念是什么呢！”这说明，在马克思借用“类”这个概念的时候，他已经把“类”理解为社会了，从而十分接近于得出他在不久后得出的“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结论。

费尔巴哈把“类”理解为人的集体。他认为人类所创造的一切都是人们共同活动的结果，只有人们的共同活动才能创造语言、国家、道德等等。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说：“费尔巴哈把人类实践的总和当作认识论的基础。”（同书，第134页）象这样一个概念，用只具有一定形态和生理特征的生物类群即“物种”来表达是不大恰当的，因为“物种”不是只适用于人的概念，也适用于牛马，而费尔巴哈所理解的“类”尽

管是非阶级的，却是有理性的。荀子《礼论》说：“先祖者类之本也。”《孟子》《公孙丑》说：“出于其类，拔乎其萃。”《易经·系辞》说：“方以类聚，物以群分。”都是用于人的。因此，在没有更好的译法以前，“类”还是可以用的。

由于在表述上还留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在《手稿》中“人”这个词用得特别多。人字当名词当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当形容词或副词用时就不那么简单了。我为我们语言中丢掉那个表示“所有”关系的“底”字表示惋惜。在看翻译书，我们常常为一连串的“的”字弄得焦头烂额，弄不清句子的确切关系。举例来说，《手稿》上有这样一个短句：“……dazu, ……um die Sinne des Menschen menschlich zu machen”。如果不用“底”字，那么这个短句就成为这样：“为了使人的感觉成为人的”。天晓得，不对照原文的读者将怎么理解这两个“人的”有什么不同。但是

如果用了“底”字，那么至少句子的关系就比较清楚了：“为了使底感觉成为人的感觉”。我是用“之”字代替了“底”字的。

作形容词用的“人的”这个词在德文有两层意思。一是用于描写的意义，一是用于价值判断的意义。前者主要是说明一个事实，即是“人的”，而不是“猫的”、“狗的”。后者则包含褒贬的意思。前者译为“人的”或“属人的”就可以了（所以有时要译为“属人的”，是为了使它的形容词性质更加明显，以免与“所有”关系混淆，同时读起来也免得太“秃”）。后者用于贬义时有“脆弱的”意思，指的是在大自然或“上帝”面前，人是无能为力的。在用于褒意时则具有“富于人情味的”、“亲切的”、“合乎人道的”、“合乎人性的”等等意思。举例来说，在《手稿》中有这样一个词组：“Wahrhaft menschlichen Eigentum”。它里面的menschlichen一词就具有价值

判断的意义，因为除了人类社会有所有制问题以外，不会再有“猫的”、“狗的”所有制，因而不会用于描写的意义。依我理解，这里译为“真正合乎人性的所有制”比较符合原意。但是因为“人性”、“人道”这些字眼过去批得太厉害，在人们中间有些犯“忌讳”，所以我还是把它译为“真正人的所有制”了。

如果说当作形容词用的“人”这个词还比较容易处理，那么当作副词用时就不那么好办了。总不能造出“人地”这样一个副词来吧。《手稿》第78页上有马克思的一个原注：“Ich kann mich praktisch nur menschlich zu der Sache verhalten, Wenn die Sache sich zum Menschen menschlich verhält.”这句话里的两个menschlich都是副词。有的译者把它译为“人类地”，虽然比“人地”好些，但终究不大好懂。于是又有人把它改译为“以人的方式”。这比“人类地”又好多了。问

题在于，说人“以人的方式”还比较好理解，说物“以人的方式”就不大好理解。依我体会，这句话虽然在表述上还留有费尔巴哈的影响的痕迹，但是却包含着共产主义的内容。它实际上说的是在废除了私有财产以后人和物的关系。例如，只有当艺术产品不再是用来换取面包的商品的时候，它才能是艺术家的个人天赋的自由表现，才能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没有这个前提，就不能对这句话做出令人信服的说明。关于私有制下人和物的关系，马克思在《异化劳动》一节中做了深刻的阐述。我认为，他在《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一节中说的一段话也是对这个注的一个说明：“对于一个饥肠辘辘的人说来并不存在食物的属人的形式……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无动于衷；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的特性。”（《手稿》第79—80页）因此我认为这句话似乎可以译成这样：“只有当物以

合乎人性的方式跟人发生关系时，我才能在实践中以合乎人性的态度对待物。”马克思写作《手稿》时在表述上还留有费尔巴哈人性论的影响，这已为世所公认，因此在翻译上似乎也不必忌讳使用“人性”这个词。

顺便说说，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以及作为其理论基础的人性论，在反对神权统治和封建等级制度方面起过进步作用。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在批判宗教方面也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马克思主义是把资产阶级人性论“扬弃”了，永恒的人性是不存在的，但是历史地可变的人性有没有呢？永恒的阶级性是不是跟永恒的人性同样荒谬？如果阶级性是永恒的，那么“解放全人类”的基础是什么呢？那它岂不成了永恒的阶级斗争的基础了吗？这是我在翻译过程中联想起来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我对这个问题没有研究，希望研究这个问题的同志给以指正。

马克思论美是客观的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学习札记之二

· 汤 龙 发 ·



美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是联系到客观事物来谈美，还是从人和人的主观来谈美？这本是唯物主义美学观与唯心主义美学观斗争的焦点。可是近几年却有人认为在美学中没有唯物唯心之分，并且对马克思早期的重要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作不正确地理解，从而为他们的唯心主义美学观作注脚。因此，有必要重读这部《手稿》，维护马克思所开创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美学路线，这在当今也是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的。

—

《手稿》是马克思向共产

主义过渡的著作，当然反映了他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马克思接受了费尔巴哈的彻底唯物主义的 自然观和认识论，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保留其辩证法的合理内核，达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美的问题并不属于社会历史范畴的问题，而研究客观事物美的问题，最根本的是需要一种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认识论。马克思写《手稿》时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已经形成，因此在继承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美学观的同时，克服了他的美学观的机械主义因素。在《手稿》中虽然在社会历史问题上表现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明显影响，却在美的探讨上表现的是彻底唯物主义的观点。《手稿》中对美的本质的看法主要